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大唐西域記

(一)

玄奘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 唐 西 域 記

(一)

著 樊 玄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大唐西域記

目次

卷一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屈支國——跋祿迦國——笈赤建國——赭時國——怖捍國——宰塔利
瑟那國——颯秣建國——弭秣賀國——劫布咀那國——屈霜你迦國——喝捍國——
捕喝國——伐地國——貨利習彌伽國——羯霜那國——咀蜜國——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愉漫國——鞠和衍那國——鑊沙國——珂咄羅國——拘謎陀國——縛
伽浪國——紇露悉泥健國——忽懷國——縛喝國——銳秣陀國——胡寔健國——咀
刺健國——揭職國——梵衍那國——迦畢試國

卷二 三國

濫波國——那揭羅曷國——健馱羅國

卷三 八國

.....二二七

烏仗那國——鉢露羅國——咀又始羅國——僧訶補羅國——烏刺尸國——迦溼彌羅國——半笈蹉國——曷羅闍補羅國

卷四 十五國……………五—

磤迦國——至那僕底國——闍爛達羅國——屈露多國——設多圖盧國——波理夜咀羅國——秣菟羅國——薩他泥溼伐羅國——宰祿勤那國——秣底補羅國——婆羅吸摩補羅國——瞿毘霜那國——聖醯掣咀羅國——毘羅刪拏國——劫比他國

卷五 六國……………六五

羯若鞠闍國——阿踰陀國——阿耶穆佉國——鉢邏耶伽國——憍賞彌國——韓索迦國

卷六 四國……………七七

室羅伐悉底國——劫比羅伐宰堵國——藍摩國——拘尸那揭羅國

卷七 五國……………九一

婆羅痾斯國——戰主國——吠舍釐國——弗栗特國——尼波羅國

卷八 摩揭陀國上……………一〇五

卷九 摩揭陀國下……………一二五

卷十 十七國……………一四一

伊爛拏鉢伐多國——瞻波國——羯朱唄祇羅國——奔那伐潭那國——迦摩縷波國——
——三摩咀吒國——耽摩栗底國——羯羅拏蘇伐刺那國——烏荼國——恭御陀國——
羯餞伽國——橋薩羅國——案達羅國——馱那羯磔迦國——珠利邪國——達羅毘荼
國——林羅矩吒國

卷十一 二十二國……………一五七

僧伽羅國——恭建那補羅國——摩訶刺佉國——跋祿羯咭斡國——摩臘斡國——阿
吒釐國——契吒國——伐臘毘國——阿難陀補羅國——蘇刺佉國——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擲枳陀國——摩醯溼伐羅補羅國——信度國——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阿點婆翅羅國——狼揭羅國——波刺斯國——臂多勢羅國——阿耆茶
國——伐刺拏國

卷十二 二十二國……………一七三

漕矩吒國——弗栗恃薩儻那國——安咀羅縛國——闊悉多國——活國——曹健國——
阿利尼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呬摩咀羅國——鉢鐸創
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達摩悉鐵帝國——尸棄尼國——商彌國——劫
盤陀國——烏鍛國——佉沙國——斫句迦國——瞿薩旦那國

大唐西域記

卷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

跋祿迦國

赭時國

宰蘇沒反·堵利瑟那國

弭秣賀國

屈霜去聲·你迦國

捕喝國

貨利習彌伽國

咀蜜國

忽露摩國

鞠和衍那國

屈支國

斂奴故反·赤建國

怖數廢反·捍國

颯秣建國

劫布咀那國

喝捍國

伐地國

羯霜去聲·那國

赤鄂衍那國

愉色俱切·漫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閉切·陀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懷國

縛喝國

銳林陀國

胡寔健國

咀刺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錄。庖羲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事之冊。遯聽前修。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爲者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卽敍。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紀無以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踰三。含生之儔。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盛。鬱爲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敍。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舊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訶世界。皆訛。三千大千國土爲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迷廬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譌略。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絕壤殊風。土著之

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單。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

敘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張說 製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玄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爲景胄。法師籍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菟茂。道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泊乎成立。藝殫墳索。九臯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真假。績照慈慧。鏡真荃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徽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榦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鷲鷲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旣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柷玄津。俯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旣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曜靈臺。子雲罄悅。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纒攜。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迺於轅轅之地。先摧鏢腹之誇。并絡之鄉。遠表浮楮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玄理。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撫華捐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永言於

此良用慙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荃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錦拂衣。第如遐境。於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矯迹。川陸綿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鑄求幽蹟。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通識前。膝黃屋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玄妙之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日月之所回薄。諸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東毗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譌。南瞻部洲。舊曰閻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譌也。西瞿陀尼洲。舊曰瞿邪尼。又曰劬伽尼。譌。北拘盧洲。舊曰鬱單越。又曰鳩樓。譌。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惟瞻部洲。夫輪王者。將卽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卽以爲號。則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譌。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餘里。金銀瑠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苑巨升反。伽河。舊曰恆河。又曰恆伽。譌也。繞池一市。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譌。繞池一市。入西南海。池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葛河。舊曰博又河。譌。繞池一市。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陀河。譌。繞池一市。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卽徙多河。

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溼宜象。西寶主乃臨海多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慧。仁義昭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之俗。東方爲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誥。聞諸土俗。博關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與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譌。方言語謬。音譌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

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言地多暑溼。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乎。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賁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羣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髡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羣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別敘。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

耆尼國。舊曰烏耆。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衆流交帶。引水爲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服飾氎毼。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旣遵印度。諸習學者。卽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支國。舊曰龜茲。

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稷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弦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毼。斷髮巾帽。貨用金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匾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卽本文矣。尙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懼悞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卽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構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河。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怛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爲勤勵。東昭怛

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八寸。每遇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損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竝是著艾宿德。博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養。久而彌敬。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回駕之日。乃可開發。卽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搆禍者。曰。王令監國。嬌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敬異。情愛彌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權五百牛。欲事刑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卽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謂始墨。又曰販墨。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毼。鄰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含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

烈多暴龍。難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漁。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疏。氣序風寒。人衣氈毼。素葉已西。數十孤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宰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卽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三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毼衣。皮氈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剪剃。繪彩絡頰。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麤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鑲。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令羣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羣鹿。得終其壽。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咀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其居。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爲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咀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蒼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笈奴故反。赤建國。笈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花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

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總稱筭赤建國。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筭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總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怛數廢反。捍國。

怛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果。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率堵利瑟那國。率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滄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成。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蒼鬱。花果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伎。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毫勇。鄰國承命。兵馬強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

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咀那國。唐言曹國。劫布咀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霜去聲。你迦國。唐言何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

東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

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唐言。

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颯秣建

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唐言史國。

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譌也。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戾葱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宰利多衣氈。少服毼。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諸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咀蜜國。

咀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宰塔波。所謂浮圖也。又曰婆。又曰塔婆。又曰五輪殿。又曰數斗波。皆譌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鑒。東至赤鄂衍那國。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東至榆朔俱反。漫國。

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謎。莫閉反。陀國。

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蔥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南渡縛芻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啞大利反。摩咀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阿利尼國。曹健國。自活國。東南至閻悉多國。安咀邏縛國。事在回記。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泐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懷國。

忽懷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

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普皆習學。小乘

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惟此伽藍。美業不替。其

佛像。則營以名珍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鑿可恃。冥加

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

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胸背。可汗驚寤。便苦心痛。遂告羣屬。所夢咎徵。

馳請衆僧。方伸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歿。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曜。金石難名。又

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

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塗。衆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

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址。相鄰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

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

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趣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彼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

麴蜜世尊爲說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旣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舊曰僧伽梨。譌。方氎布下次下鬱多羅僧。次僧卻崎。舊曰僧祇支。譌。又覆鉢。豎錫杖。如是次第爲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丈。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陀國。

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實健國。

胡實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咀刺健國。

咀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含凍。積雪彌谷。蹊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羣盜橫行。殺害爲務。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氎。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

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崇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鑰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城東十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於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爲所務矣。臥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五寸餘。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舊曰商那和修。譌也。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氈。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衆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恆服此衣。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爲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爲九條僧伽氈。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袈娑。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嫫。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利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鄰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竝多習學大乘法教。窳塔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

灰連絡燭燄。以爲冠鬘。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竝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旣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卽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東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於今。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壤。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開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爲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仆。久而得起。謝答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作蟒蛇。猛獸毒蟲。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怛邏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大臣曷邏怛邏之所建也。功旣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怛邏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爲爾守。宜先白王。曷邏怛邏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

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尙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城南四十餘里。至罽蘇立反。蔽多伐刺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

罽蔽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狻奴高反。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穠土句反。下同。那咽羅山。髻髻相望。便卽崩墜。聞諸土俗曰。初穠那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恐。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穠那咽羅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狻山增高旣已。尋卽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竝坐繩牀。陵虛而往。侍者沙彌。密於繩牀之下。攀緣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宮。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爲龍王說諸法要。沙彌如常。爲師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卽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誨諭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從誨謝。旣還伽藍。至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總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卽爲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爲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卽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植善本。多種勝因。得爲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

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今舉國與兵。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恥。爲王計者。宜可歸兵。迺賦色迺王。未之從也。龍卽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植多福。得爲人王。威懾強敵。統贍部洲。今爲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卽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惟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覆簾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爲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鍵椎。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候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時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璠。循環表柱。宛轉而上。昇高雲際。縈旋而下。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齟齬。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士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曜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

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卽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卽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卽植根。今爲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也。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序

第三頁三行闕張燕公名。今補。第三頁十四行拜字譌。未詳。第五頁九行末贅句。今刪。第八頁十二行共字譌其。今正。第十頁五行闕唐言。未詳。

音釋

菝俗書弋芮切。草生狀。

轆胡慣切。車裂人。

撫正作拓。之石切。拾也。

糾糾同居黠切。三合繩。

駁北戎切。獸如馬。偃牙。食虎豹。紇下沒切。絲下。

毳此芮切。獸細毛。

駮禍正。

厖俗書本作厖。他兮切。

悞俗書盧帝切。懼悞多疑。

噍才宵切。齧也。

恇去王切。怯也。

眇眇俗。

咽虛器切。謂息也。

菅木空切・目不明・

湼俗書蒲鑑奴・分二切・泥塗也・

麩俗書尺沼切・糗也・

崎俗書去奇切・崎驅山路不平也・本作啟驅・

磽口交切・磬石也・

确殼同胡角切・磬石也・俗作確・

觸徒谷切・讀觸非・

霽俗書似立切・垂霽大雨也・

獐本作饜・女交切・饜彥也・

穉俗書仕子切・稷穰・

蕪本作蕪・徒到切・溥覆照也・

璠附袁切・美玉・

鞞井頂切・刀室・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羅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回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羣分而婆羅門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門國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溼北乃山阜隱軫丘陵瀉瀉東則川野沃潤隴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斯大概也可略言焉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闌那又曰田延皆譌略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曰軍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爲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麥乃至蝨蟻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卽歸空故曰極微也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爲一呬刹那六十

咀剌那爲一臘。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粟多。五牟呼粟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夜三。晝三。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於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咀邏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頽沙茶月。室羅伐拏月。婆達羅鉢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頽溼縛庫闍月。迦刺底迦月。未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窣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若夫邑里閭閻。方域廣峙。街衢巷陌。曲徑槃紆。闌闔當塗。旗亭夾路。屠釣侶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旣卑溼。城多疊甃。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泥以石灰。覆以輒擊。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苦茅苦草。或輒或板。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淨。

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謂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椽栝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衆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奧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闕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氎。踏以寶几。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彩男則繞腰。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總覆。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髻。別爲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僑奢邪衣。及氎布等。僑奢邪者。野蠶絲也。葛摩衣。麻之類也。顛。壘殿反。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縞衣。織野獸毛。細軟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燭髀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髻。或蓬鬢堆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恆。沙門法服。惟有三衣。及僧卻崎。泥縛些。桑箇反。那。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大小。僧卻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論也。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曰涅髮僧。論也。既無帶襷。其將服也。集衣爲禪。束帶以條。禪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爲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惟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髮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洒。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爲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塗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弦歌。祭祀拜詞。沐浴盥洒。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

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爲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爲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謬成訓。競欲澆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總稱。謂尼羅蔽茶。唐言青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蒙誘進。先遵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別。二曰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曰醫方。明禁呪閑裘藥石針艾。四曰因明。考定正衰。研覈真僞。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毗陀。譌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朽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繫及關。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旣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沈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聞已遠。君王雅尙。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獻。俗貴高明。褒贊旣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旬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業。媮食靡衣。旣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醜。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峯峙。諍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定慧悠隔。誼諍良殊。隨其衆居。各制科防。無云律論經紀。凡是佛經。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祇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旣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摧微言。抑揚妙理。雅辭瞻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闕。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卽面塗赭。身空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旣旌淑慝。亦表賢愚。人智樂道。家勤志學。出家

歸俗。從其所好。羅咎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譌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吠舍。舊曰毗舍。譌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戌陀羅。舊曰首陀。譌也。農人也。肆力疇隴。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實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

君王奕世。惟刹帝利。篡弑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爲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櫛。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盾弓矢。刀劍鉞斧。戈殳長稍。輪索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爲信。政教尙質。風俗猶和。凶悖羣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荆朴。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三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梭其真僞。人沈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沈。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旣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羶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

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穌。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惟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詞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詞。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惟加善願。不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惟一週。或復三匝。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胸。服制無聞。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殞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號。死無議諡。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爲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沈痾。生崖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稀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碣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實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徭課。王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徭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宿衛。量事招募。縣償待入。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

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引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維果。茂遮果。那利薊羅果。般檠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棹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溼彌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陀菜等。葱蒜雖少。啖食亦稀。家有食者。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麩。常所膳也。魚羊麋鹿。時薦肴馔。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猿。凡此毛羣。例無味啖。啖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外。稀迹人間。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剎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釜鑊斯用。而炊飭莫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匕箸。至於病患。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鑰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積。珍奇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概。異政殊俗。據國而敘。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競。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稔稻。多甘蔗。林樹雖多。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竝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少。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

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縣隔危險。國大都城。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城東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羣黎心競。或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城內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昔有佛齒。高曠嚴麗。今既無齒。惟餘故基。其側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原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實爲靈瑞。

城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在日中。印度陵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華。

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陷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蹊徑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徧觀。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尙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以金錢買華供養。受記窣堵波。願爲惡龍。破國害王。卽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爲大龍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爲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所。龍見如

來。毒心遂止。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恆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爲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有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來髮爪。鄰此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顯暢真宗。說蘊界之處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周四五里。堅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激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窣堵波。貯如來眼睛。睛大如柰。光明清徹。瞰映中外。又以七寶函。緘封而置。如來僧伽胝袈裟。細氈所作。其色黃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鏤。梅檀爲筭。寶筭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竝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搗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中。曾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以爲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衆。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不甚高大。而多靈怪。人以指觸。便卽搖震。連基傾動。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

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日乾陀衛。譌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不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刺斯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蔭影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號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瞻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爲。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植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處。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恆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址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

塔波王用喜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卽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迄。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卽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持。憤怒何及。慙懼旣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華。至誠歸命。多蒙瘳差。大窣堵波東面石陸南。鑊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模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跏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耀。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彫鏤。厠以金沙。作爲此像。今猶現在。大窣堵波石陸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現兩身。從胸已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工尙少。宿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云價值。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述。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昭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遂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僊聖賢。或見旋繞。此窣

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火災。當見營構。尙未成功。大率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然雖圯毀。尙曰奇工。僧徒減少。竝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尙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溼縛。唐言魯。尊者室。久已傾頓。尙立旌表。初尊者之爲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謂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涼。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目爾之後。惟日不足。經行宴座。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號脇尊者。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達摩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笈曷利他。唐言如意。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聞遐被。法俗歸心。時室邏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多王。唐言超日。威風遠洽。使臣詣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旣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苟。爲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償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卽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罪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

劣專精選奉賢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竝英俊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蔑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曰。如意論師。詞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鑿者。恥見衆辱。齟齬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爲含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恨。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於是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城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卽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古先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實多。卽伐蘇蜜咀羅。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譌也。論師於此製衆事分阿毘達磨論。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卽達磨咀邏多。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譌也。論師於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卽斯勝地。千生捨眼。自此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石。基雖傾陷。猶尙崇高。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自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睽摩菩薩。譌

也。恭行鞠養。侍育父母。於此采果。遇王畋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傅藥。德動明聖。尋卽復蘇。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旣出郭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徒。竝小乘學。昔伊溼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達磨明證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竝大乘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也。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檀特山。講也。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竝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卽古僊人之所居也。僊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竝學大乘。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僊人所居之處。僊人爲嬌女誘亂。退失神通。嬌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士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形。靈異旣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毗摩羅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婆羅觀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僊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

時經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僊。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僊。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伸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僊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攬摭羣言。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主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觀邏邑中。有宰堵波。羅漢化波你尼僊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溼彌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穉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業不時進。阿羅漢迫爾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爲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僊。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存。阿羅漢曰。今汝此子。卽是彼僊。猶以強識。翫習世典。惟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尙乘餘善。爲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詞。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瀕。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然。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摩藏。彼諸蝙蝠。雖爲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出。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竝證聖果。爲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溼彌羅國。作毗婆沙論。斯竝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縣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

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信。歎羨久之。具告鄰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回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彌篤。從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
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園也。舊曰烏孫場。或曰烏茶。皆譌。北印度境也。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咀又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刺尸國

迦溼彌羅國

半笈奴故反·蹉國

曷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鬱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切。禁呪為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信大乘。來蘇嚩伐宰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竝學大乘。寂定為業。喜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曹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曹揭釐城。東四五里。大宰堵波。極多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僊。於此為羯利王。唐言闍諱。云哥利。譌。割截肢體。闍曹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嚩伐宰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晨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殑祇。深閑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蓄餘糧。居人衆庶。感恩。

懷德家稅斗穀以饋遺焉。旣積歲時，或有逋課，苑祇含怒，願爲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爲此地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爲室，遐邇相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宛焉如鏤。

瞿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華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誼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昔爲聞半頌。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音譌也·今從正音·宜云伽陀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之法於此捨身命焉。

瞿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唐言大林·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達王·唐言一切施·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匄，旣失國位，無以爲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賞財，回爲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言豆·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爲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毗迦王。唐言與舊曰尸毗王。略也。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閣川。至薩裏殺地。唐言蛇藥。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爲帝釋時。遭饑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爲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徧告。聞者感慶。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爲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爲蘇摩蛇。凡有啖食。莫不康豫。珊尼羅閣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瘥。如來在昔。爲孔雀王。與其羣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喙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爲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趾迹。

曹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顛仆。因而自斃。遂變爲石。卽於其側。起窣堵波。

曹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咀迦。唐言赤。舊曰夜叉。譌也。薩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力。於此刺身血。以飼五藥。又。

曹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華不替。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嚩盧枳低溼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

上·分文散音·卽阿嚩盧積多·譯曰觀·伊溼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譌謬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侶相趨·供養無替·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清流皎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自分飛·其一釋種·旣出國都·跌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旣以馴狎·因卽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爲人形·卽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卽謝曰·羈旅羸人·何見親附·遂款殷勤·陵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祇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爾家何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開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命有燕私·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惟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旣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卽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爾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鄰此宅居·當令據疆土·稱大號·總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

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氍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仗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沿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卽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燕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捐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旣沒其子嗣位是爲嗚咀羅犀那王唐言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爲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諸大衆陵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

嘗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鎖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棧躡陁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卽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

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昱。靈鑒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未田地。譌。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引匠人。升覩史多天。舊曰兜率陀。又曰兜術陀。譌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惟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麤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汨洑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咀。又始羅國。北印度境。咀。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溼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竝學大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咀。邏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華。同榮異彩。此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咀。邏樹苾芻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卽斯勝地。當其所。聞諸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顛仆。傍有伽藍。圯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窰堵波。無憂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窰堵波。責躬

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華。更采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刺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

捨頭宰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宰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爲繼母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嬌嬖。縱其昏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間隙。從容言曰。夫坦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惑聞說。雅悅姦謀。卽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惟恐失墜。忝負先王。坦又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爾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王眠睡。竊齒爲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尙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敢辭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眼旣失明。乞匄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伸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廡。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怪而問曰。箜篌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卽問內廡。誰爲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愛子喪明。猶不

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月日。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唐言妙

音。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惟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卽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承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不悲哽。以所持器。承其瀝淚。說法旣已。總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眞。說有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淚。洒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洒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尙驍勇。又多譎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溼彌羅國。城南不遠。有窰塔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窰塔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爲岸。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汨湍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流。四色蓮華。爛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窰塔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爲苾芻。小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惟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咀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

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餉餓烏菟。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訶薩埵。噉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啖之。於是乎獸乃啖焉。其中地土。消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塋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而窣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竝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竝學大乘教法。華果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北印度境。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宜稼穡。少華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竝皆習學大乘教法。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溼彌羅國。舊曰闍寶。訛也。北印度境。

迦溼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氍毹。土俗輕僇。人性怯懦。國爲龍護。遂雄鄰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表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竝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餘。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

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醜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恆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爲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鄰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摩訶提槃。唐言大天。闍達多智。幽求名實。覃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羣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因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旻伽河。欲沈深流。總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陵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爲羅漢。建五百僧伽藍。總以此國。持施衆僧。健駄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爲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爲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協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

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萬里星馳。英賢畢萃，睿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是尙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尙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溼，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聖之所集住，靈僊之所遊止。衆議斯在，令曰：允諾。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謬，爾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沈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洩唾，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未墜於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卽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爲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卽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譌也。釋素咀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譌也。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毗那耶藏，譌也。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曇藏，略也。凡三十萬頌，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鑠，鏤寫論文。

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西面而跪。復以此國總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

覩貨邏國。呬摩咀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先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賣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抽利刃。俱持重寶。躬齋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卽其座。訖利多王。驚懼無措。遂斬其首。令羣下曰。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虛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爾之辜。然典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旣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疾惡佛法。歲月旣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嗣。特留意焉。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伸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卽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旣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傳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與病象。象旣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爲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方

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回船而去。願河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爲期。願見菩薩者。卽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惟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竝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唐言衆賢。論師於此製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窰堵波。大阿羅漢舍利竝在。野獸山獫采華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羣從遊戲。手指摩畫。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髮沙論。小伽藍中有石窰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爲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廡。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卽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終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

欲然其所食。餘習尙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卽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燄。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刺拏。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唐言覺取。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笈奴故反。蹉國。北印度境。

半笈蹉國。周一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時播。花果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沒羅果。烏談跋羅。茂遮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竝多荒圯。無大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北有石窣堵波。實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笈蹉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溼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形貌羸弊。情性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

卷四

十五國

磻迎國

至那僕底國

閻爛達羅國

屈居勿反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咀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溼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毘霜那國

聖醯掣咀羅國

毘羅刪拏國

劫比他國

磻迎國周萬餘里。東據毘播奢河。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稷稻。多宿麥。出金銀鑰石銅鐵。時候暑熱。土多風颭。風俗暴急。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僑奢邪衣朝霞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匱。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壞。基址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卽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邏矩羅。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鄰境

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爲。不求聞達。博達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詞論清雅。言談瞻敏。衆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衆推此隸。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令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印度國。繼是佛法。竝皆毀滅。僧徒斥逐。無復孑遺。斥。當用黜。後同。

摩揭陀國。槃羅阿迭多王。唐言幻日。崇敬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場。不供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幻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鬪其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往伐。幻日王守其卮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幻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詞。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幻日王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幻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幻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幻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爲敵國之君。今爲俘囚之虜。墮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存縲紲之中。尙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以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

愛當終爾壽。已而告幻日王曰：先與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幻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娉以穉女，待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衛從，來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溼彌羅國，迦溼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溼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殄滅，毀宰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詞。於是三億上族，臨信度河岸，殺之三億中族，下沈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卽殂落。殂落之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竝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宰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

伽藍西北五六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西十餘里，至石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宰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至闕一字。今

補。

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表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質子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爲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閣弗咀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告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大域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闍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爲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竝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北印度境。

闍爛達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稗稻。林樹枝疎。華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竝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

責罰聖迹之所。竝皆旌建。或宰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徧。從此東北。踰峽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

屈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華果茂盛。卉木滋榮。旣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氣序逾寒。霜雪微降。人貌羸弊。旣瘦且種。性剛猛。尙義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遷人所止。國中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羅娑國。亦謂三波詞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雨疑錄誤。

設多圖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尠少。城東南三四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中印度境。

波理夜咀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華果。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尙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珠珍裳衣。竝疑倒。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

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氎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尙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宰堵波。竝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宰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略也。布刺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波釐阿難陀羅怛羅。舊曰羅曠羅。又曰羅雲。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諸菩薩宰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競。率其同好。齋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釐。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宰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華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疏崖爲室。因谷爲門。尊者鄔波耆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宰堵波。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澗池傍。有宰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徧大衆。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蹟。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竝建宰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竝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溼伐羅國。中印度境。

薩他泥溼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竝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齋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羣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湮滅。生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持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迄於今時。遺骸遍野。時旣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城西北四五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輒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茶僧伽藍。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宰祿勤那國。中印度境。

率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旃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甚。基址尙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溼。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尙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榷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率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率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爲諸外道所誣誤焉。信受衰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義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旃伽河。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濤浩汗。靈怪雖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嬖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嬖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嬖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遠。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卻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嬖菩薩曰。幽途罪累。尙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袈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華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尙學藝。深閑呢

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戌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刺鑿。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毗鑿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鑿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爲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憊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卽趣山林。修發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果。時。當作得。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竝學小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溼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鑿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鑿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詞義善巧。理致精高。衆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沈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電論。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卽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邇學徒。莫不

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鑿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頹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彥。察乎真僞。詳乎得失。尋卽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常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彌年。作爲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期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爲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詞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陵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詞適畢。奄爾云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詞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沈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詞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願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詞。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爲改題。爲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遠迹。旣得其論。又爲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死期。期藏作其。今正。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唐言無垢友。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溼彌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拊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沒。宗學尙傳。我盡所知。當制諸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

爲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爾志。無得懷疑。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爲阬。同侶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窒堵波也。當作地。○友字疑誤。

國西北境。殞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鑰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殞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爲岸。引殞伽水爲浦。五印度人謂之殞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課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鑰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裘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咀邏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卽東女國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爲國。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土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多。從末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宿字。疑粟誤。

瞿毗霜那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圍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華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竝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

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則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聖醯掣咀邏國。中印度境。

聖醯掣咀邏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城外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爲龍王。七日於此說法。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國。中印度境。毗羅刪拏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聖醯掣咀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竝皆習學大乘教法。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圮。尙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舊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剗削。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升天宮。居善法堂。爲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

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華。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壘以甃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也。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形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華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華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在天宮。還瞻部州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也。皆訛也。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苾芻尼。欲初見佛。化爲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窣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恆護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國。中印度境也。